孟子要略附錄

逸孟子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孟子要略

附錄

劉螢傳輯

本館據湖北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寶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茶雲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核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卽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考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金氏於人皆有所不忍。章云。要略注尙是舊說。桃應問曰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今散失旣久。不可復覩。茶雲僅能排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隱文尊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刺取。掇零拾墜。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篤耆朱子之書。罔羅以彌遺恨者。是吾茶雲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道光二十九年四月。湘鄉曾國藩敍。

孟子要略卷一

清　漢陽劉傳瑩輯

國藩謹按．此卷言人性本善．欲人存心養性以復其初．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曰．吾於夫子之言．疑焉．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集注云．孟子之言性善．始見于此．而詳具于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指．今其說不可得聞．然如此章集注之說．則要略之所以託始于此者．亦差可窺尋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

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注集云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語錄云文公因沈僩之問自謂注中因何解不分曉謂實字當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金氏集注考證云履祥按注中不分明者謂舊說作誠實解也然今注亦未大分曉當從語錄之說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金氏曰此章要略注尚是舊說國藩謹按此要略注之舊說今不可詳恐即無受爾汝之實一節金氏所謂舊說作誠實解者也故備錄集注語錄及金氏之說於右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張氏曰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也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簣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術。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

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按人性謹皆善。本體也。存心養性以復其初。工夫也。孟子之言。大抵就本體指點而示人以致功之方。如滕文公章。道性善者。本體也。藥瞑眩者。工夫也。公都子章。非由外鑠者。本體也。求則得之者。工夫也。異於禽獸章。幾希者。本體也。擴充者。工夫也。自此以上十六章。皆可類推。自此以下各章。則歸重工夫一邊。朱子編輯之意。既已不傳。而吾亡友劉君又不可作。竊以意妄測次第如此。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

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

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程子曰。自舜發於畎畝以下。若要熟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國藩謹按。孟子之意。欲人明於窮通順逆。乃屈伸自然之常。但處安順者。易以盛滿致吝。處困窮者。易以惕厲致福耳。朱子編此章於要略首卷。意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能動忍困橫以處窮約。正其彊勉以存養本心也。自此以下各章。皆承彊勉以存本心之意。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集注云。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顚倒錯亂。至於如此。又云。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國藩謹按。此章言不仁者。知覺昏迷。莫燭治亂之幾。朱子編次要略。首卷大指。發明人性本善。或爲氣拘物蔽。欲人強恕存心以復本性。此章稍覺不類。不知何以闌入。姑闕疑以俟正焉。

孟子要略卷二

國藩謹按此卷論孝弟之道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萬章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

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

奚僞焉。金氏曰。要略自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以下。至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卽下接君子可欺以其方至奚僞焉。首去娶妻如之何二節。中去子產一節。履祥妄謂去子產一節。不若去象曰一段。此何止齊東野人之語。幾不可述于君子之口。況帝之妻舜。在其烝乂不格姦之後。此語既非事實。尤不當存。要略一書。晚年方出。此章去取。似爲一書之玷。國藩謹按。朱子編次此書之意。蓋擇其要者。時時切已體察。而欲凡讀孟子者。皆反諸身而體驗之也。不然。以孔孟之經。任意去取。顚倒措置。此佔畢庸夫所不爲。而謂朱子之賢爲之邪。卽此章不錄首二節與子產一段。亦不過芟去繁文。尤便省覽耳。非有所去取于其間也。其存象曰一段。則以見聖人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正欲存此語以爲處變之法。事之荒怪有無。蓋不足辨。仁山先生之論。似未嘗深究朱子之本意。今刻此書。悉載本章全文。而于首二節及子以產一段。并乙以識之。存朱子之舊云。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集注云。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計較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金氏曰。此章要略注文微不同。而集注爲明徑。國藩謹按。金氏謂要略注文微不同。不可考矣。所謂集注明徑者。今特錄于右。觀朱子以此章次娶妻章之後。益知其欲窮極人倫之變。以爲處之者之法。設詞愈離奇。處之愈平常。而金氏去取之說。可無致疑已。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

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要略卷三

國藩謹按此卷嚴義利之辨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我於何加焉。

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國藩謹按。此章亦剖別義利之最嚴者。妾婦之道。阿諛苟容。竊取權勢。列也。丈夫之事。直道而行。浩然無累。義也。故朱子編入此卷。）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邱。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

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如何。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說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衞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衞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衞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衞。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

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國潛謹按。右三章言內重則外自輕。亦必義利之介明。乃能見此。故朱子編入此卷。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國潛謹按。色之不豫。若出于憂世之誠。則爲義。若有一毫謀己之私。則爲利。此聖賢內斷之心。辨于微芒之間者。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國潘謹按。此章言謀國之道。雖極危急存亡之秋。而義利之辨。尤不可忽。董子所稱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與此同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國潘謹按。官卑而不能行道。尙能稱職者。則爲義。官尊而不能行道。但知苟祿者。則爲利。凡義利無定。在隨其所居之位。所值之時。而公私枉直。確有不可易之界。易之道。所爲隨時變易以處中也。孟子七篇。于辭受取與出處進退之間。所以剖晰義利者致詳。朱子此卷。采取略盡。昔亡友劉君于丁未戊申之年。實始講求精義之學。搜得朱子此書。宜其躍然而欣慰也。）

孟子要略卷四

國藩謹按此卷辨王霸之方明治道之要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

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

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蓋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

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此章朱子原本僅錄至而子爲我願之乎止。以下不錄。國藩謹按朱子之意。特重在崇王黜伯。棄去後半。尤便省覽耳。竊意此章後半。言乘勢待時。而歸重于行仁政。可見聖賢謀國。未嘗不顧時勢而政之本原。悉依于王道。非同後世雜霸苟且一切。藉口救時者之所爲也。今仍錄本章全文。而于爲我願之乎下。乙以識之。以存朱子之舊。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

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自是以惟仁者至喪無日矣。所以責其君。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末。所以責其臣。國藩謹按。孟子七篇。言君道者甚多。而莫要于修其身而天下平一語。言臣道者甚多。而莫要于大人格君心之非一語。朱子編次此卷。前三章辨王霸之術不同。第四章言君道。第五章言臣道。此章及下規矩章。兼言君臣之道。爲治之要。粗備於此矣。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要略卷五

國藩謹按此卷孟子尙論古人而自言其爲學要領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淸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

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

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

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汚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

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爲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慊焉者。其爲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國藩謹按。朱子編次此卷。即近思錄末卷。論聖賢氣象之意。蓋學道而獨得於心。無與晤語。則尚友古人以發其志趣。若孔子見文於琴。遇姬於夢。及論語微子篇中所論列是也。其後如莊周荀卿揚雄王通之書。亦往往抗論古人。評騭當世。孟子七篇。尤數數稱述先民。朱子此卷。采錄凡十二章。予嘗以類求之。有不盡於此卷者。如誦詩讀書知人論世一章。似可冠諸此卷之首。堯舜湯文見知聞知一章。似可殿於此卷之末。而朱子俱不甄錄。要略一書。久已佚亡。其注文不可考矣。而吾友劉君搜得此書。又不及補緝顯幽。遂章而爲之說。遂使末學窺仰無自。徒興孤陋之歎也。悲夫。）

先生因編孟子要旨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以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又曰。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爲。當初也匹似閑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知說得是如此。亦温故知新之意。又曰。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思而得意思不同。（葉賀孫）

問孟子首章。是先剖判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託始之意甚明。若先生所編要略。卻是要從源頭說來。所以不同。曰。某向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曉示人。自是好了。時舉曰。孟子前面多是分明說與時君。且如章首說上下交征利。其害便至於不奪不饜。說仁義。便云未有遺其親後其君。次章說賢者便有此樂。不賢者便不能有此樂。都是一反一正。言其效驗如此。亦欲人君少知恐懼之意耳。曰。也不是要人君知恐懼。但其效自必至此。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便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但覺得意思促迫。到後來放寬看。卻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見。自此也知作文之法。（潘時舉）

敬之問。看要略。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義。如說性反以後。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通透。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將出。都離這箇不得。不是要安排如此。道也是離這仁義不得。舍仁義不足以見道。如造化只是箇陰陽。捨陰陽不足以明造化。問古人似各有所主。如曾子只守箇忠恕。子思只守箇誠。孟子只守箇仁義。其實皆一理也。曰。也不是他安排要如此。是他見得道理。做出都是這箇。說出也只是這箇。只各就地頭說。不是把定這箇將來做。如堯舜是多少道理。到得後來衣鉢之傳。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緊要在上三句。說會如此。方得箇中。方得箇恰好。這也到這地頭。當說中便說箇中。聖賢言語。初不是著意安排。只遇著這字。便說出這字也。（葉賀孫）

因整要略。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惟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終不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卻不用得許多。難得勇猛底人。截直便做去。（葉賀孫）

敬之問。要旨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曉。更無可玩索。不用入亦可。卻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鶻突。故不編入。（葉賀孫）

朱子文集一則第四十六卷

答黃直卿書云。前書所論大學兩條。似未然。如此則是明德新民。其初且苟簡做一截。到止於至善處。又子細做一截也。知至之至。向來卻是誤作切至之至。只合依舊爲極至之至。然此至字。雖與至善之至。皆

訓極字而用處不同。至善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功夫極至之至。難作一例說也。可試思之。此義非獨熹不謂然。以示季通諸人。亦皆疑直卿不知何故作此見也。病中看得孟子要略數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修正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卻聖賢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

眞西山文集一則第二十九卷

孟子要略後序云。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注。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此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耳。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乎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徇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注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旨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邪。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

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故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爲朋友共講云。

朱竹垞經義考一則第二百三十四卷

孟子要略未見　眞德秀序曰見上云云　按是序亦載劉熊雲莊集。

王白田朱子年譜一則第四卷。考異第四卷。

光宗紹熙三年壬子。六十三歲。孟子要略成。語錄云云見上。考異云。李本無。洪本附注除知靜江府之下。今立一條。要略。又名指要。一名要指。蓋一書也。其書今不傳。故附載語錄以見其概。

凡孟子書二百六十章。朱子采入要略者。八十五章。其不入者。曰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寡人之於國也章。寡人願安承教章。晉國天下莫強焉章。孟子見梁襄王章。莊暴見孟子曰章。文王之囿章。交鄰國有道乎章。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人皆謂我毀明堂章。王之臣有託其妻子章。所謂故國者章。湯放桀武王伐紂章。爲巨室章。齊人伐燕勝之章。齊人伐燕取之章。鄒與魯鬨章。滕小國也章。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以上梁惠王篇。曰仁則榮章。尊賢使能章。伯夷非其君不事章。天時不如地利章。孟子將朝王章。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章。孟子之平陸章。孟子謂蚔鼃曰章。孟子爲卿於齊章。孟子自齊葬於魯章。沈同以其私問曰章。燕人畔章。孟子致爲臣而歸章。孟子去齊宿於晝章。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孟子去齊。居休章。以上公孫丑篇。滕定公薨章。滕文公問爲國章。有爲神農之言者章。墨者夷之章。周霄問曰章。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章。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章。孟子謂戴不勝曰章。不見諸侯何義章。戴盈之曰章。陳仲子章。以上滕文公篇。曰三代之得天下也章。人有恆言章。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桀紂之失天下也章。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伯夷辟紂章。求也爲季氏宰章。存乎人者章。恭者不侮人章。男女授受不親章。君子之不教子章。有不虞之譽章。人之易其言也章。人之患章。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子之從於子敖來章。不孝有三章。舜生於諸馮章。子產聽鄭國之政章。君之視臣如手足章。無罪而殺士章。君仁莫不仁章。非禮之禮章。中也養不中章。言人之

不善章。言不必信章。養生者章。博學而詳說之章。以善服人者章。言無實不祥章。徐子曰章。王者之迹熄章。君子之澤章。可以取章。逢蒙學射於羿章。西子蒙不潔章。天下之言性也章。公行子章。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曾子居武城章。儲子曰章。齊人有一妻一妾章。以上離婁篇。語云盛德之士章。堯以天下與舜章。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百里奚自鬻於秦章。周室班爵祿也章。敢問友章。敢問交際何心也章。士之不託諸侯章。敢問不見諸侯章。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齊宣王問卿章。以上萬章篇。性猶杞柳也章。生之謂性章。何以謂義內也章。羿之教人射章。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章。小弁小人之詩也章。孟子居鄒章。先名實者章。五霸者章。魯欲使愼子爲將軍章。今之事君者章。吾欲二十而取一章。丹之治水也章。君子不亮章。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教亦多術矣章。以上告子篇。行之而不著焉章。恥之於人大矣章。古之賢王章。孟子謂宋句踐曰章。待文王而後興者章。附之以韓魏之家章。以佚道使民章。霸者之民章。仁言不如仁聲章。舜之居深山之中章。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有事君人者章。伯夷辟紂章。易其田疇章。孔子登東山章。楊子取爲我章。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有爲者譬若掘井章。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章。詩曰。不素餐兮章。仲子不義章。孟子自范之齊章。食而弗愛章。齊宣王欲短喪章。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道則高矣美矣章。天下有道章。滕更之在門也章。知者無不知也章。不仁哉梁惠王也章。春秋無義戰章。盡

信書章。有人曰。我善爲陳章。梓匠輪輿章。舜之飯糗茹草也章。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章。古之爲關也章。身不行道章。周於利者章。好名之人章。不信仁賢章。不仁而得國者章。民爲貴章。仁也者人也章。孔子之去魯曰章。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章。貉稽曰章。賢者以其昭昭章。山徑之蹊閒章。禹之聲章。齊饑陳臻曰章。逃墨必歸於楊章。有布縷之征章。諸侯之寶三章。盆成括仕於齊章。孟子之滕館於上宮章。曾晳嗜羊棗章。由堯舜至於湯章。以上盡心篇。都一百七十五章。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更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既薈萃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剖晰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茲又簡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蓋深造自得。則夫泳於心而味於口者。左右而逢其原。參伍錯綜而各具條理。雖以國藩之蒙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衡決顚倒之爲病。則其犁然而當於人人之心可知已。國藩既承亡友劉君遺令。爲之排定付刻。因頗仿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賢之旨趣。誠知非末學所可幸中。獨未知於吾亡友之意合邪否邪。死者不可復生。徒使予茫然四顧而傷心也夫。曾國藩又識。

朱子年六十三時成孟子要略其書今佚幸此書注中具載某章入幾卷之幾他日病愈當依次編成以復朱子之舊戊申七月劉傳瑩題金氏孟子集注考證後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一書原本久佚傳瑩謹於金仁山先生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得復此書之舊至是書顛末詳見語類自著書門文集答黃直卿書戊申七月之季漢陽通廩生傳瑩識

逸孟子

李調元輯

本館據百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逸孟子序

漢書儒家孟子十一篇。史記則以爲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豈篇之離合不同歟。抑亦秦火之亡也。孟子之書久夷於諸子。漢孝文時始與孝經爾雅同置博士。其識卓矣。而旋卽罷。至趙宋設科。語孟並列。註疏之家常相表裏。雖司馬光之疑。晁說之之詆。馮休之刪。鄭厚叔之斥。究不能爲之軒輊也。故自趙岐注而外。唐之翼孟者有劉軻。續孟者有林愼思。至宋余允之爲尊孟辨七卷以正之。而推崇極矣。竊間嘗考孟子之遺文墜緒。見於諸子百家者尙復不少。實秦火之後所逸也。因不揣愚昧。爲採集成編。述曰逸孟子。庶幾可以存一二於千百乎。夫孟子之書崇仁義。闕楊墨。趙岐所謂帝王公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士大夫蹈之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可以崇高節。抗浮雲。信斯語也。則片言何可逸。所願與翼孟續孟尊孟者共商之也。綿州李調元童山撰。

逸孟子

清　綿州李調元童山輯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爾。（鹽鐵論。）

孟子曰。人之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全上。）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文選註。）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法言。）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爲饑。莫知以學愈愚。（說苑。）

孟子曰。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後漢書註。）

孟子曰。曲意事貴。脅肩所意。俗之情也。（全上。）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梁書。）

孟子曰。戰者。危事也。（北堂書鈔。）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漢書。）

孟軻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行。（風俗通。）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後漢書註。
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文選注。
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里之外。見秋毫之末。文選注。
孟子曰。桀紂逆天暴萬民。故天棄之。民去之。湯武從天理萬物。故天下欲之。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湯武謬以昌。太平御覽。
孟子曰。軻少貧。在墓間。識葬理事。又徙在市。則軻知市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太平御覽。
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爲相。仲子遂夫妻相與逃。爲人灌園。司馬貞史記索隱。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桓寬鹽鐵論。
孟子曰。國與民同其利也。三輔黃圖。
孟子曰。強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君之所不能爲。賊也。袁宏後漢紀。
孟子云。千年一聖。謂之連步。拾遺記錄。
孟子曰。若久塗炭則易政。意林。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親也。衞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衞女之志則可。無衞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夫道二常之爲經。變之爲權。懷其常道而挾其

權變。乃得謂賢。夫衞女行中孝。盧中聖。權如之行。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韓詩外傳。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於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囓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矣。乃爲出帳。三日后葬。今先王欲小留而安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藝類類聚所引。案戰國策作魏惠王卒云云。不謂孟子。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呑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葮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世者與。韓詩外傳。按卽名實章。而記載不同。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廣文選。

以上皆今文所無。

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邪。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食人。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敬勞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以下俱見唐馬總意林所錄。與今文異者。唐時尚未尊孟子。故以諸子並列。

雖有智慧。不如乘時。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譏管晏。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全上。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全上。

枉己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全上。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不知政。不如以時修橋梁。全上。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全上。

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全上。今本芥作介。

齊人有一妻一妾。其夫出。則饜飽而反。欺其妻云。與富貴人共飲食耳。夫出。伺之。見乞人祭餘食之。妻乃告妾。相與泣於中庭。其夫自外來。未知猶驕其妻妾。由君子枉道得富貴而驕人也。全上。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間有命世者。以下見文選註。今文作名。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全上。

孟子曰。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以下見三國志註。全上。

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全上。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賢之清也見世說註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見禮記坊記註

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見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見白孔六帖今文童子作眸子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求鷄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亡之見韓詩外傳

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見鹽鐵論

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以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史記魏世家

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說見新論與今文異今本作對滕文公文按史記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其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圜鑿其能入乎則去邠應屬梁惠不知今文何以作滕文公也鹽鐵論云孟子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亦不言滕也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太王好色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太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

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大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見新序今本作對齊宣王語按作過釋史云文選註云雖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爲周威王師則未聞也

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狗因死者數萬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也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此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見韓非子戰國策作齊宣王是史年誤也史記言燕子之而醢其身按此與今孟子小異子之亡六國表云君噲及相子之皆死紀年云齊人

佃魚以時魚肉不可勝食鹽鐵論高誘呂覽注

楊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不爲也

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

仁宅也義路也俱見抱朴子

葛伯不祀湯問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祠祭酈道元水經注

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元黃於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文選注誤以周事屬湯

孔子德如金聲也。後漢書註。

使自求之。文選註。

能以言距楊墨者遠矣。皮日休題後魏書釋梵志。

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置于法。舊唐書崔元亮傳。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往誼之。伊尹囂然勿顧。太平御覽。

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世說註。

性猶湍水。意林節脫去孟子曰三字。

孟子曰。性猶杞柳。義猶桮棬。藝文類聚刪去告子、先于意林。

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李翺復性書。

孟子曰。請無以辭郤之。以心郤之。言受之而不用也。宋施彥執北窗炙輠錄。誤以萬章之言爲孟子。

以上今文所有小異。

孟母傳

孟子之母姓仉氏。見風俗通。字典。仉音掌。父名激公宜。說見皇甫謐。孟母有賢德。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所居而寤。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三歲喪父。其母教之。見闕里志。及太學典紀彙考。于諸考無所據。疑附會。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時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處子。乃去舍

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曰。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見列女傳。）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明不欺也。（見韓詩外傳。）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何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以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見列子。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比。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與列女傳小異。）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子上請曰。白聞士子車上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昔吾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見孔叢子。）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說。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說。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

於人。亦不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見列女傳。又韓詩外傳云。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雖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與此文小異。荀子云。孟子惡敗而出妻。謂此也。孟子處齊而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也。異日間居。孟子擁楹而歎。孟母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境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矣。列女傳。

舊史氏曰。甚矣。孟母之善教也。其事見於韓詩外傳、列女傳諸書彰彰矣。無是母、不生是子、無是子、不顯是母。信哉。而太史公孟子本傳無片言及之。何歟。予幼從師讀孟。習聞師舉示孟母之軼行。而未得其詳也。今因有逸孟子之輯。而並輯孟母傳附于後。以見天下之名孺。未有不始于家教者也。而亦見必賢如孟子。乃足顯其母之賢。韓子曰。孟子其師事子思。而子思之學出于曾子。淵源固有自與。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孟子要略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徐壽齡 張嘯天

G一四九〇上

壽殿